

清明祭文

□孟冬可

树勋，清明节到了，你已离开我们420多天了。你的离去，把我的心也带走了。都说时间是抚平伤口的良药，可对我来说并非如此。这一年多，我一直处于悲痛之中，是在泪水的陪伴下、在对你的思念中度过的。你走后，我感到孤凄无助，无法走出失去你的阴影，总感到你的音容还在眼前，你的声音还在耳边，幻想着你的出现，觉得你并没有离开，还能回来。明知不可能，可脑海里还是时常出现这种想法。到现在我还是无法面对现实，整天想你、念你，悲伤难过，这种撕心裂肺的滋味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天各一方永远无法再见面，这种绝望的心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。你的离去是我终生的痛，每个熟悉你的人在我面前提起你，我的眼泪就会夺眶而出。

我总是忘不了我们的过去、

我们在一起的日子。我们结婚31年，虽然生活并不富裕，也不浪漫多彩，但我们的生活朴实，我们的情感真挚，在生活上相互体贴关爱，在工作上相互理解支持、珍惜拥有，我们的家是多么温馨、幸福啊！为了这个家，你付出了全部的爱。可现在你却离我们而去，我满脑子是挥之不去的回忆，往事浮现在眼前，心痛的感觉让我窒息。

这几天，我在整理你的书籍和笔记本，发现无论书和本里面都夹着很多你写的纸片和字条，从这些零碎的记载中，可以看到你对工作负责、对生活热爱，崇尚德、善、美，具有对社会的责任心。可惜的是你走得太早、太急，实在太遗憾了。

树勋，你又是那么坚强，你顽强地与病魔抗争了13年，大的手术3次，小手术十四五次，你承受着常人体验不到的痛苦，你的豁达、顽强和乐观感动着身边所有的人。你为了把工作和生活

人生感悟留下来，在病痛中，你整理工作日记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了《拾零集》。你说过我们是平常人，做平常事，做个平平常常的好人。你说到了，也做到了，我为你感到自豪！

树勋，我们是多么幸福的一家！你本应尽享人间的天伦之乐，可如今一切都化为乌有。你走后，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你，每当看到别人幸福的一家，我的泪就情不自禁地流出。大家劝我说，不要难过悲伤了，你已尽心尽力了，没什么可遗憾的了。可我觉得有太多的遗憾。我是多么需要你！有多少事你还没有来得及做，有多少愿望还未实现，我们还有好多话没有说，你却永远地离开了我，离开了你心爱的工作和同事，也离开了我们幸福的家。你的离去把我的心、我的希望、我的幸福都带走了！

树勋，你虽去犹在，永远活在我和孩子的心里。愿你在天堂过得开心快乐！树勋，安息吧！

让悲伤随风而去

□杨爱民

这天上午，妈妈在电话里说：“你大姑不在了！”一张世界上最慈爱、祥和、温柔的脸在我的眼前出现了，笑吟吟的，绵软甜糯的声音道：“小笛子，去放羊，一走走到山坡上。这儿的草儿肥，羊儿吃了壮，小笛子见了喜洋洋……”“小笛子”是我的乳名，除了大姑，还有谁能叫得我泪流满面？

大姑是父亲的大姐，比父亲年长十几岁。大姑从未生育过，每次来我家，一抱起我就爱不释手，如同怀揣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珍宝，小心翼翼而又惴惴不安。她想做母亲的疯狂念头迫使她对父亲说出了想收养我的心愿，但始终不敢直接恳求母亲。这是有原因的，无人处，她自己对我倾诉：“宝贝啊，大姑是种地的，不会挣钱，家里穷，怕乖乖跟着我吃苦呀，你妈妈咋舍得把你寄养给一家农民呢？乖乖就在大姑家多住些日子吧！”

半夜里被一泡尿憋醒时，总能听到大姑一声接一声的叹息。可是白天，大姑永远是那副慈爱的、笑眯眯的模样，视线一刻也不离开我。我去追赶小鸡的时候，她就亲热地对着鸡们骂骂咧咧，抱怨它们不该把她的宝贝累得气喘吁吁；有野孩子们喊我到很远的菜地里捉蚂蚱时，她也尾随而至，像一只笨拙地看护着孩子们的老母鸡，嘴里不住地咕咕叨叨，跼着一双小脚奋力地追赶我们这群猴娃子。偶尔遇到邻居和她打招呼，她嘴里应着人家的话，眼睛却不看人家，脚下也不停步。那双布满皱褶的眼睛投射出来的视线织成一张巨大的网，我的身影无论如何是逃不出去的。

为了留我在她家住下，大姑花了不少心思。附近村子里晚上放电影，我闹着要看，即便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，即便手电筒也用不起，她也会逼着姑父带我去看。她一手抚着趴在姑父背上吃零食的我，一边不厌其烦地追着我们，嘱咐姑父：你就驮着乖乖看，别让乖乖累着了。毛豆成熟的时候，我嫌煮的不好吃，她就拿来玉米秆，在院子里点着火烤了给我吃；红薯下来了，她在烧热的铁锅里放一点点油，煎红薯片给我当零食。

我从未想过，没有我的日子里大姑是如何度过一个个漫漫长夜的。那些天刚一黑下来就上床睡下的夜晚，大姑一个接一个地讲“瞎话儿”给我听。她没上过学，不识字，肚子里装的故事也不多，只好车轮式地反复讲，我一遍遍地听，甚至这一次讲货郎穿的是蓝大褂，而上一次说穿的是黑长衫，略有出人都听得出来。姑父也不时在床的另一头补充或更正一句。假如没有我在，老两口有多少话好说呢？姑父又是那么沉默寡言的人。

一幕幕电影情节一样的追忆充斥了我的脑海，令我无法相信、无法确认、无法接受“大姑去世”这一消息，我希望那消息的传过来不过是我的幻觉。

失去大姑的悲哀，像一种持续的痛，而无法发泄出来的悲哀之情，又仿佛令我失去痛的感觉。如溺水的人寄希望于一根稻草，我寄希望于时间，祈祷时光：让哀伤随风而去吧！

父亲和他的土地

□周福灵

父亲离开我已经5个多月了。

父亲是在去年10月21深夜两点去世的。接到妹妹的电话，我极度悲痛，和先生一起连夜乘车赶回200里外的家乡。那个漆黑的夜晚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风雨交加。老天也在为我父亲流泪吗？

父亲是一个很平凡的农民，他热爱土地，总是不辞辛劳地劳作。父亲干农活有一种韧劲，如果干不完他要做的活，他是不会回家吃饭的。不管是赤日炎炎的盛夏，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。

小时候，最开心的就是下雨天，父亲不能下地干活了，他就会给我们做好吃的，蒸包子、煎包子、包饺子、炸油馍等。所有的活他一个人全包下来，我们只等着父亲做好了，把好吃的从厨房端到上房里来。看着我们吃得很欢的样子，父亲非常高兴。

春夏秋冬，一年到头，父亲基本没有无事可做的时候。由于父母的辛劳，家里虽然不富裕，但从来没有向人借过钱，没有捉襟见肘的时候。我们姊弟的学费总是交得很及时。

对于我们姊弟的学习，父母总是很支持。在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每学期开学，父亲都要赶着马车拉着几袋麦子送我上学。那麦子是向学生食堂交的，换了饭票给我用。记得一个冬天的周末，雪下得很大，厚厚的白雪覆盖了道路，车辆不通，我无法回

家了。第二天上午，雪依然在纷纷扬扬地下着。我正在教室里学习，有同学告诉我有人找。我走到教室门口，只见父亲正站教室前面的走廊里，头上身上都是白白的雪。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这20多里路的。我急忙拍掉父亲身上的雪，问父亲，天气这么不好，您怎么来学校了？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蓝格子的手绢，里面包着一些钱和饭票，递给我说：“你昨天没回家，你娘不放心，让我来看看。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，别的都不用担心！”说完，父亲就转身走了。天上的雪依然在纷纷扬扬地下着，凛冽的寒风不断地掀起父亲的衣角。看着父亲的背影，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，一个劲地流着……

高考失败后，我很消沉。父亲说：“你放假了，也该体验一下生活了，和我一起赶集卖菜吧。”每天，天还是灰蒙蒙的，我们就起程了。当卖完菜回到家时，已经是万家灯火。我知道，父亲是要让我明白，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，全要看我自己的选择。当我后来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父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这些年，弟弟经常出外打工，父亲收拾庄稼，依然不肯落后于人家，他种的田里，是不允许长一棵草的。父亲爱土地，他说：“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。没了别的，人可以活，没了地，种不出粮食，是会饿死人的。”

3年前，村里有人去我家里，说要买我家河边的一块地，用来挖沙子卖。一向和气的父亲听了竟然大发雷霆，拿起家里的菜刀说：“你们光想着发财，好好的田地，都让你们给糟蹋了，儿孙们将来吃什么呀？！你们谁敢再说要买我的地去挖沙卖，我给你们拼了！”把那人给吓跑了。

后来，地还是被卖了。春季的一天，当父亲下地的时候，看到绿油油的麦田里机器正轰鸣着，原本平整的麦田被挖了一个又一个深深的大坑，父亲气病了，为此在医院住了一周。

父亲真的老了，变得脆弱了，像小孩子。每次我回去，临走前，父亲会把他种的最好的菜给我择好了，要我带着。我若嫌路远菜重，不想带，父亲便会不高兴，说：“坐车，累什么呀。自己种的菜，吃着放心。”

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光，大多时间被困在床上的父亲该是怎样的无奈与无助！但他从来不说，就像他从来没说过他多操劳多辛苦多累，他总认为所有的担子他都能够抗得住。

父亲走了，像一颗尘埃，归于他劳作了一生的土地。他再也不用忍受疾病的痛苦了，只留给我无限的怀念与回忆。愿父亲安息。